

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

XINSHIQIZHENGMINGZUOPINCONGSU

木匠 和狗

MUJIANG
HE
GOU

◎ 莫言等 / 著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XINSHIQIZHENGMINZUOPINCONGSHU

THE 19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SERIES

木匠 和 狗

莫言等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路的那边	宣 儿	3
看一种激情如何疯长		
——读宣儿小说《路的那边》	梅疾愚	27
艺术感的缺失		
——评《路的那边》	王双成	30
木匠和狗	莫 言	35
讲故事与听故事		
——评《木匠与狗》	杨 扬	54
挠挠你的手心你什么感觉	赵德发	59
真实的感觉		
——读《挠挠你的手心你什么感觉》	张艳梅	110
谁在挠我们的手心		

——评《挠挠你的手心你什么感觉》·····	张云峰	114
雪 色 花 ·····	王 松	119
一朵“恶之花”		
——评《雪色花》·····	夏康达	137
淡绿色的月亮 ·····	须一瓜	143
“这一个”须一瓜		
——评《淡绿色的月亮》·····	陈骏涛	192
阿 瑶 ·····	巴 桥	197
经验被存在所照亮		
——评《阿瑶》·····	谢有顺	233
龙凤呈祥 ·····	李 洱	239
热气腾腾的乡村政治闹剧		
——评《龙凤呈祥》·····	韩石山	363



宣儿女，中国作协会员。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随风飘逝》《城市记忆》，散文集《月桂树上的花冠》《为艺术为爱情》《别为我哭泣》《为梦想的天堂》等。2003年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路的那边

宣 儿

那一年8月，吴雪梅看见天上突然划过一抹亮丽的光线，好像一串银丝，很快坠落在金水桥畔。随即，水深处，传来咕咚咕咚清脆悦耳的响声，又有一团火焰似的红色块状物质迅速升上吴雪梅的面颊。顿时，她感到自己的双腿脱离地面，被一种未知力量托举着。

1966年。

那是个非常奇特的夏天。

在那种异常的颤动声从身体里阵阵传来时，她握紧了罗朝阳的手臂。她感到，他的手是如此火热，就像天安门广场上人群汇聚的海洋，被一种无形的巨浪掀动着，散发出温热的湿气。

不久前，他们跟随串联队伍从遥远的北国来到了首都。他们被革命的浪花席卷，身上的激浪荡涤着尘埃。

午夜时分，有人传说，毛主席就要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了。顿时，人群沸腾。吴雪梅的头上再一次感到晕眩。同时，身体中那种震颤的感觉更加强烈。

天蒙蒙亮的时候，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缓缓地升起来。毛主席真的来到了天安门。他身着带有帽徽、领章的人民解放军军服，由一位年轻的女兵陪护，继林彪、周恩来之后，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他微笑着向人群招手。这时，吴雪梅就站在金水桥畔。毛主席向她走来，她看见眼前一片红光，红光中是闪闪发亮的金色。河水真清澈，像她青春的面庞上滴落的晨露一样纯洁。她微微闭上眼睛，因为那种强光使她看不清眼前正发生的事情。毛主席的手握住了她的手。随后，毛主席又向欢呼跳跃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走去，在他们面前转了一圈，才走回金水桥上，手拿军帽向大家挥手，又戴上帽子，向天安门城楼走去。一霎那间，整个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沸腾的红色海洋。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

大约7时许，毛主席开始检阅游行队伍。

据文献资料上讲，7时16分，毛主席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

在这同一时间里，吴雪梅和罗朝阳正在人群汇聚的广场上欢呼雀跃。

7时30分，庆祝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隆重开始。

会议由陈伯达主持。

这是1966年8月18日。

历史以它特有的笔墨在时间的隧道上记录下了这一瞬间发生的故事。

夜晚的护城河水，闪烁着动人的波涛，路灯下的身影被月光拉长。树丛深处，吴雪梅和罗朝阳依偎在一起。白天的热浪还没有逝去，伴随着内心里不断升腾的火焰，彼此的呼吸越加凝重。月光把吴雪梅的面容映衬得更加姣美。那原本就非常俊俏的脸上，飞落着几片淡淡的红晕，好似细心涂抹上去的妆颜。罗朝阳的嘴唇印在了她的脸上，她的心又开始了那种有节奏的震颤与跳跃，眼前飘荡起那缕红光。

夜更深了，远处偶尔有几声汽车喇叭声隐隐飘过。路灯有些昏暗，树叶上的露水更浓了，它们打湿了吴雪梅的衣服。

这时，罗朝阳的进攻越发强烈。他在一步步逼近事件的本质，即将触到问题的核心部分。往常在这个时刻，吴雪梅总是竭力推挡，但这一回，不知为何，吴雪梅竟异常爽快地在下面配合着罗朝阳的运作。这使罗朝阳心里不免犯起了嘀咕。但很快，犹疑便被随之而来的热浪与激情裹卷。吴雪梅在罗朝阳插入的瞬间，眼前忽地腾飞起一团红色的火焰。它们在她的头顶上空盘桓了一会儿，才渐渐消散。

天凉下来的时候，罗朝阳和吴雪梅随串联队伍返回了他们学校所在地。那是个冬日异常寒冷的北方城市，吴雪梅和罗朝阳在这个城市的一所大学里读书。马上就要毕业了。

革命的热浪滚滚而来，这座城市也被红色的火焰围起来。吴雪梅在秋风刚刚袭上面庞的那天早上，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在她的身体里发生了。

她找到罗朝阳讲明情况，罗朝阳非常惊恐。倒是吴雪梅比他

更镇定自若。她说，结婚。罗朝阳说，结婚？吴说，对，我们马上去系里申请结婚。

那年的国庆节，罗朝阳和吴雪梅举行了一个革命式的婚礼。很快，秋叶凋零，校园里一片萧瑟景象。飘落的秋叶被风吹着，染上一层污泥。罗朝阳被分配到了公安厅秘书处，吴雪梅分到了一所中学语文组做老师。罗朝阳的单位分给他们一间地下室，这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待遇了。

1966年伴随着高涨的火焰与青春激情的燃烧很快地飘逝了。留给吴雪梅的是那年8月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畔，在一片红色的光焰中和毛主席的一次亲切握手，这是她终生也不会遗忘的记忆。

据后来的文献记载，毛主席在那一年里先后8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及广大革命群众。具体如下：1966年8月18日，1966年8月31日，1966年9月15日，1966年10月1日，1966年10月18日，1966年11月3日，1966年11月11日，1966年11月25日，1966年11月26日。

吴雪梅与毛主席握手的那天是1966年8月18日。

1967年来临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毛主席说过，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个冬天就是以一场大雪的情悄降落展开了它的银装素裹。飞落的雪花一片片铺洒在柏油马路上，树枝上的雪被雾气浸润之后，变成硕大的雪绒，被挂在松树与柏树上。河里的水结冰了，冰上又是雪，看上去，一望无际，白茫茫的，分外妖娆。毛主席还说过，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吴雪梅时常觉得自己就是那毫不争春傲然挺立在风雪中的梅

花。自从1966年的夏天以后，她仿佛与毛主席的感情有了一种特殊的含义。那时候大家都在说的口号有，毛主席和全国各族人民心连心。但吴雪梅认为，她和毛主席的心是另外一种紧密相连。因为，她亲眼看见了毛主席，并且非常荣幸地和他老人家亲切地握了手。

1967年的清明节，吴雪梅已经有了8个月的身孕了。她的身体异常宽厚，肚子圆得像皮球。罗朝阳和她开玩笑说，她在金水桥畔沐浴了那年夏天火热的阳光，所以，小孩子就在肚子里疯长起来。

清明节，吴雪梅所在中学组织学生去西郊扫墓。据说，那里埋葬着解放军围攻这座城市时牺牲的许多革命烈士。校领导临时安排了另一位年轻教师代替吴雪梅，因为她的肚子太大了。学生们要徒步去西郊烈士墓，领导怕吴雪梅承受不了。可是，吴雪梅却说什么也不让那个年轻教师替她，坚持要自己带领学生去往墓地。

从学校到墓地这一段相当漫长的行进中，吴雪梅一直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她不停地组织学生高呼口号，唱革命歌曲，喊一二三四。她梳着齐耳的短发，上身是灰色制服，胸前佩带着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随着胸部的隆起，那枚像章也仿佛充满了昂扬斗志，坚挺地耸立在她的山头上，于火热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此刻，吴雪梅就像一个英勇顽强的指挥官，调动着千军万马，去奔赴战场杀敌立功。确实，吴雪梅之所以不放弃每一个紧要关头的革命行动，是因为她正在申请入党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刚一分配到学校，她就递交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随后，每隔一个月，她都要向组织写一份思想汇报。

祭奠活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光荣加入红卫兵为主题的。他们在烈士墓前佩戴上鲜艳的红卫兵袖标，红底黄字。他们宣誓说，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继承烈士遗志，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吴雪梅望着那一个个与她年纪不相上下的中学生，心里充满了一股自豪的感情，这感情发自内心深处，说不清为什么如此浓烈。

可是，吴雪梅的这股来自内心深处的对毛主席无限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却没有能够感动敬爱的党组织。支部书记找她谈话说，关于她的入党申请，组织上近期内，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予以考虑了，因为就在他们决定发展她为党员积极分子的过程中，通过外调，发现她的哥哥1957年被划为右派，现正在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这就决定了吴雪梅的政治命运不会有太好的前景。

这个消息并没有使吴雪梅的革命热情就此冷却下来，相反，却更激发了她的革命斗志。她对支部书记表示，她将以自己更加优异的工作成绩向党表明，她与右派哥哥划清界线，以无限忠贞的革命态度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1967年5月29日，那是个阳光灿烂日子。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也相继举行了纪念活动。5月29日下午，吴雪梅组织学生在学校操场上参加纪念大会，忽觉腹中阵阵疼痛，开始时，尚能忍耐，但随着阵痛的越加强烈，她脸上开始滴落豆大的汗珠。有学生发现老师情况异常。迅速报告其他班级的班主任。一些富有人生经验的年长老师说，这是临产前的征兆。情况危急，不容迟疑。一时

找不到汽车，据说学校有一台解放牌大卡车，现在不在校内。大家手忙脚乱，正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员工跑到锅炉旁，推出拉煤的板车，将吴雪梅放倒在板车上，大家推着板车，一溜烟地向医院飞奔。

午后的斜阳暖暖地透过窗棂映在产房中，黄昏渐渐来临，落日沿着西边铺展开的灰色云层慢慢地降落，在它下降的过程中，吴雪梅一直望着窗外，她的眼睛看着那轮金色的太阳，虽然已是日暮时分，但那凝重浑和的气势依然让她有一种颤然的心动。她就又回忆起一年前的8月，是的，那是个非常炎热的夏季，她站在人声鼎沸的广场上，站在金水桥畔，她看见了那轮正在冉冉升起的太阳，它和现在悬挂在西边天空的落日一样辉煌夺目。护士说，你再使劲儿，再使劲儿，吴雪梅的手握成了拳头，可是孩子还是不出来。吴雪梅说，莫非他在等落日吧？莫非他是要在天黑下去才肯出来吗？疼痛又一次袭上来，她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时间缓缓地流逝着，那枚太阳依然没有落下去。排在后面等待生产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护士有些着急，因为产床有限，她不得不催促吴雪梅再快一点。她说，你背诵毛主席语录吧，嗯，就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一段，你生出来，你就是胜利了。

想到胜利就在眼前，吴雪梅把浑身的力气全部集中起来，她想，没什么不可以克服与战胜的。一想到去年8月，她突然感觉身体里顿时充满了无形的力量。当她再一次把眼睛望向窗外时，看见那轮太阳只剩下了一个小小的半圆，夕阳如血，染红了天边的云彩。她不忍再看那太阳最后沉落的景象，于是，把头扭转到房间里来。白色的产房中，除了各种生产器械以外，在前面雪白

的墙壁上悬挂一张小黑板。吴雪梅看见，黑板上用红色粉笔书写的正楷美术方块字，她默默在心里诵念着：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年青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就在希望两个字从她喉咙里透出第一个音节时，她听见了“哇”的一声啼哭。在默读语录的时候，吴雪梅身体并未用力，按照医学常识，这时候，孩子是无法生出来的，但是，她的孩子却在这样一种无动力状态下，自然分娩了。事后，她对罗朝阳说，不是我生出来的，是他们自己跑出来的。啼哭声惊动了忙碌在别处的护士，她慌忙跑过来，为吴雪梅做产后处理，一边剪断脐带，一边对吴雪梅说，说生就生，也倒麻利，我叫你背语录就是有效果的。吴雪梅忽然想起一个现时常说的口号：抓革命，促生产。可谓活学活用，真是一抓就灵啊。

这时候，吴雪梅又习惯性地将头望向窗外，她发现那枚太阳还没完全落尽，似乎它有些不甘心退到幕后，一夜黑暗的漫长等待，它不情愿，它想永远挂在高处，闪烁万丈光芒，它有意扭转自然规律，此刻，它正执拗地施展自己最后的法宝，让余晖普照大地，延宕它降落的过程，哪怕一分一秒。

时间在静静地流逝，吴雪梅的心里忽地腾起一团跃动的光焰，她好像看见了一个红红的火球在眼前啪地闪现出来，随后，她的腹部又开始了巨烈的疼痛。她告诉护士，她的肚子很疼，护士说，一会儿就好了。她的话音还没落，吴雪梅就听见护士啊地一声大叫，还有一个。然后就传来了一声更加有力的啼哭声。又一个娃娃呱呱坠落了。

太阳完全消逝殆尽。吴雪梅只看见了天边漫染的火红的晚霞，仿佛谁一把火将天烧得彤红一片。那红色的火焰很像去年8月夏天的夜晚，当罗朝阳在护城河畔第一次把他自己置放在吴雪梅身体深处时，吴雪梅眼前呈现出的那片红光。

守候在分娩室外的罗朝阳听说吴雪梅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乐得顿时合不拢嘴。他欢快地在走廊上不停走动。周围一同等候的人也纷纷向他贺喜。

为了给孩子们起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夫妻二人发生了不小的争执。罗朝阳坚持要给他们分别起罗护与罗城，以纪念1966年8月18日那个极不平常的夜晚。吴雪梅说，孩子是我在产房默读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时，自己从肚子里跑出来的，我正读到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个希望二字刚好从我嘴里出来时，他们就落地了，所以应该叫罗希和罗望。二人互不相让，各说各的道理。后来是罗朝阳的父亲出面才为他们解了围。罗父认为，有希有望，预示孩子们会有一个远大的前程，这两个名字大气，又暗含了毛主席语录上的话，这就更加富有意义。

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老大叫罗希，老二（老二实际上只比老大晚出生了三分钟）叫罗望。

这对双胞胎兄弟就这样降生在我们祖国全体革命同志进入无限膨胀的激情与热浪中不能自拔的60年代中期。在以后的岁月中，据说有人把他们这批人叫做60年代出生或新生代什么的。足球界一些明星以及文学界常有这种说法。其实说到60年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常常被人忽略，这很不应该。这个分界线是他们是1966年以前出生的，还是1966年以后出生的。因为1966年以前出生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假如他们的父母

都是大学毕业生)在读大学的黄金时光中非常系统全面又扎实地学习了文化科学知识,基本上没有具体参与文革,没有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属于比较正规的新中国的知识分子。而那些1966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大多赶上了上山下乡,很不幸地成为了知识青年,心态变化很大,对子女成长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再回过头来说,这些父母的孩子,那些1966年以前出生的孩子,他们(假如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大多在大学期间赶上了80年代初、中期的美好岁月,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为他们那时的主要潮流,因此他们是富有理想与信仰的一代青年,正日渐成为我们祖国当下的栋梁之材。而那些1966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他们读到大学的时间已经进入80年代末及90年代的商品社会,拜金主义现象严重,这使他们一踏进社会就融入了经济的浪花中一起搏动,他们非常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潮流,正日益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罗希和罗望这对双胞胎兄弟正好处于这个分界线上,他们可以划入前一行列,也可以划入后一行列,总之,还都是60年代出生的集体命名,虽然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大家习惯这样叫了。

罗希和罗望从打记事起,关于父亲的记忆就非常模糊(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父亲在70年代曾经集体失踪),在他们共同的记忆中,父亲只是个伟大而光辉的符号,具有无限灿烂崇高的象征意义。确实,对于罗朝阳来说,自从儿子们出生后,他就不停地被派往各地。那时候,他所在单位进驻了工宣队,他虽说没有被打成什么派,也没有参加什么派,但是他一直在另外的城市中奔波着。比如:调研啦,集中学习等等。后来,索性就去住五七干校。据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面兴办的。倒是吴雪梅成为了

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家庭的主人。她掌管着全家人的物质生活和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在罗希、罗望6岁那年，兄弟两个上了小学。那是个春寒料峭的时节，各种各样的声音相互交织着。对于罗氏兄弟那颗年幼的心灵来说，很难分辨清楚什么是对与错。公众舆论也许就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谁能占据上峰，可能就在于他们是否牢牢抓住了舆论这杆大旗。那年春天，有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因为和老师之间产生了矛盾，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很快，这封信被江青大加利用，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潮流运动在全国各个小学中兴起。报上的消息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虽然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一时间，黄帅成了还处于迷惘时期的小学生们反潮流的榜样。罗希罗望兄弟两人一迈入小学的校门，就学会了呼喊反对“五分加绵羊”的最时髦的口号。不久他们还学会了一首儿歌，那是又一场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来临的重要标志。

叛徒林彪，孔老二，
都是坏东西。
嘴上讲仁义，
肚里藏诡计。
鼓吹克己复礼，
一心想复辟。

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之后的舆论与练兵。小孩子被当作了革命的种子，在他们年幼的心灵上播洒仇恨的雨露。